

套牢

胡军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套牢

胡军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套牢 / 胡军生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305-19440-5

I. ①套…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8946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 名 套牢
著 者 胡军生
责任编辑 王其平 编辑热线 025-83596923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192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440-5
定 价 4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梦中人未醒，资本正寻欢！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初靠财务造假欺诈上市的家族企业银欧科技，经营不善步履维艰，已经到了濒临破产退市的边缘。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证券时报》上的一篇爆料文章，披露了冰山的一角，打破了原有的宁静。顷刻间，银欧科技由当初人见人爱的王语嫣变成了现在人见人躲的梅超风，股价由当初的火箭式上升变成了现在的断崖式下跌。

天道苍苍，商海茫茫，人欲滔滔，法网恢恢：为了扭转银欧科技的颓势和危局，作为银欧科技董事长宁元一的女儿同时也是太华证券当地营业部总经理的宁采萍，施展美人计诱惑俘虏了既是风流才子又是金融达人的钱东平。终于，钱东平在美色面前迷失了自我，忘记了初心，跟随宁采萍等人一道做出了一系列上下其手坑害股民的勾当，对倒拉升诱散户，高举镰刀割韭菜，有坑有雷有圈套，无羞无臊无底线，股民想抱佛脚的全被佛踹了一脚，想成为杨百万的全成了杨白劳，而宁采萍钱东平等长袖善舞者，最终也去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正是：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序

读了胡军生先生的新作《套牢》，我才知道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商场职场，远比我的想象复杂得多、奥妙得多、形形色色得多。

在机关混得灰头土脸的青年干部钱东平，觉得混下去再不会有多大出息了，于是想方设法转战到了商场。他踌躇满志地想干一番事业，结果却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见证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雅贿，在这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又一次摔了一个大斤斗，落得个“嘴啃泥”的下场。

正如胡军生先生在小说中感叹的：“今天，古代雅贿那一套早已死灰复燃，甚至花样翻新气死古人了。用艺术品洗钱，具有高隐蔽、低风险、难认定的特点。其中的奥妙很蹊跷，艺术品的多次变现能力，有其他融资产品都无法超越的优越性。而艺术品的洗钱能力，更是让局外人难以揣测。从古到今，波诡云谲的书画古玩市场从来就是玄机四伏，没有赝品、没有做局的市场反倒没了玩头……”

《套牢》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地把钱东平职场生涯之中所目

睹之当代社会的怪现象，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胡军生先生显然对当代社会的官场、商场乃至情场有体验、有观察、有思考，并怀有一颗从容冷静的讽喻之心。在小说行文过程中，他充分地引用了社会上广泛流传于官场、商场、情场、职场乃至酒席饭桌上的“俚语”、“段子”、“口头禅”、“双关语”，使得语言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一路读下来，这一类叙述几乎俯拾皆是。当然了，只讲光面不讲毛面不是我的风格，本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是，正是因为多得有一股汪洋恣肆的劲头，未免就有了炫技耀巧的嫌疑，比如给导师从教 60 周年送的联和颂，读来就觉得稍嫌长了一些。

可这并不影响整部小说的浑然一体和风格，写来供胡军生参考。

是为序。

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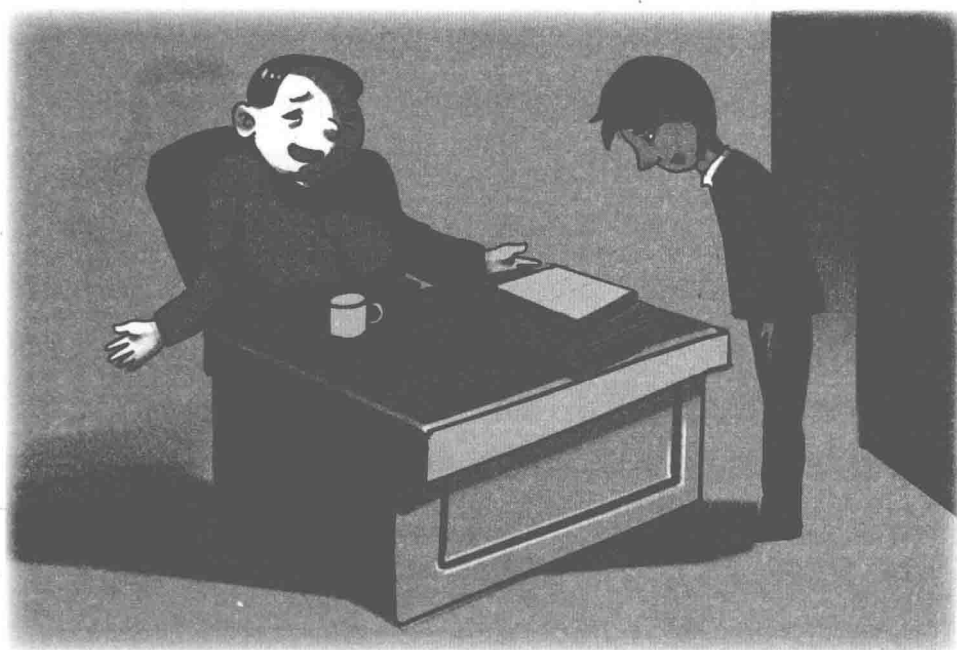
（中国作协副主席）

2017 年 10 月

目 录

第 一 章 进退失据	001
第 二 章 书生意气	019
第 三 章 怆然涕下	041
第 四 章 耳提面命	065
第 五 章 金蝉脱壳	089
第 六 章 卿本佳人	115
第 七 章 野马脱缰	135
第 八 章 纵横捭阖	153
第 九 章 豪门恩怨	183
第 十 章 高枕无忧	205
第十一章 神乎其技	225
第十二章 东窗事发	243

第一章 进退失据



“门门功课都得 A，不如胸前一对 C。”

从杨成永口中讲出的这两句网络语言，对钱东平的触动很大。

这两句话之所以对钱东平的触动很大，是因为钱东平正在感同身受：跟自己一块儿从下面县里借调到地委办的睢姗姗，早就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而自己的正式调动却一波三折，几个月了还在空中飘着呢。

借调之前，27 岁的睢姗姗是南林地区下辖的麻山县政府接待办副主任，相貌虽不足以倾国倾城，但倾几个徐“爹”半老的男人还是不成问题的，以至于从麻山借调上来不到一个月就利利索索地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之所以调女不调男，理由是硬邦邦的：人家还没结婚，没有家室之累。

虽然，有不少人在心里嘀咕是不是她跟秘书长有一腿啊，但没人敢在背后议论，更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议论：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谁见到人家怎么样了？何况人家是领导，谁不想活了难道连自杀也不会吗？非去讲领导的坏话不是傻吗？再说了，就算两人之间有点什么事又怎么了？过命的交情不如过夜的交情，现在不是比较普遍吗？可以说，当时许多人包括钱东平自己都是这么想的。

前几天，听了杨成永讲的这两句网络语言后，钱东平就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杨成永是在上周五晚上跟同科室的几个兄弟吃大排档时讲的这两句网络语言。当时在场的共有四位，除杨成永和钱东平外，还有王洁龙和

华明辉。哥儿四个都是将近而立却还未立的年轻人，都是南林地委办公室综合科的普通干部。当然，这样说有些不太准确，因为目前钱东平只是借调，还不能算是地委办公室的正式一员。地委办综合科的编制是四人，科长洪兆青是个四十岁出头的准中年人，温柔敦厚，但不善言辞，不喜交际，所以那晚他照例没在场。王洁龙是副科长，杨成永和华明辉是副主任科员。革命了半辈子，洪兆青终于轮到提拔了，这不，“路透社”消息已经传遍了地委大院的角角落落。也正因为如此，钱东平几个月前才有机会从南林地区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平乡市文联主席的岗位上被借调到南林地委办公室综合科。

常言道：“喜酒闷茶不自在的烟。”可是，那晚喝的酒并不是喜酒，相反，说是闷酒还差不多，因为当时在座的几位都有一肚子心事。

王洁龙有心事是因为担心洪走后科长的位置仍然轮不到他。这不，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而且这个“程咬金”还是平乡市文联主席。虽说文联只是参公管理的人民团体，但县级市的文联主席好歹也是个实职的正科级领导，来地委办当个科长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自己呢，却正像两句古诗说的那样：“头颅拍拍羞无价，三十当前好自为。”大学毕业后进机关八九年了，到如今才混了个副科长。虽说在机关里要沉得住气，但轮到自己头上能沉得住气的又有几个人啊？说什么“年轻人不要急，有了机会慢慢提；老同志不要怕，还有政协和人大”，可是，自己还年轻吗？机会这不是来了吗？可是，现在看来，煮熟的鸭子可能要飞，自己的妇（副）科病怕是好不了了。

杨成永和华明辉也是一肚子心事。两人都是正规院校的硕士研究生毕

业，按国家人事部的文件规定，硕士一毕业就可套副主任科员待遇，地区人事局也确实给他们按副科级套的工资，地委办也确实任命他们为副主任科员。可是，副主任科员都当了三年了，作为领导职务的副科长却一直没轮到他们。这次洪兆青走了，如果科长轮到了钱东平，那王洁龙就只能继续当副科长，这哥俩还是没戏；如果科长轮到了王洁龙，则钱东平那小子当副科长并挂个括号享受正科待遇的可能性很大，这哥俩仍然是没戏；退一步讲，即使有戏也只能是其中一个人有戏，而这哥俩文凭一样进机关的时间也一样，一个人的有戏就是另一个人的没戏。有道是：“关心则乱，有欲不刚。”连毛主席都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值此关系自己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这哥俩怎能不心事满腹呢？

钱东平更是一肚子的心事。美国作家约瑟夫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军方当局为了对付那些因怕死而装病不去前线执行轰炸飞行任务的士兵，特意出台了军规。其中第二十二条是这样的：“只有疯子才能被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则属于头脑清醒者，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总之，反正是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当逃兵，典型的黑色幽默。现在，钱东平就陷入了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的怪圈中：地委秘书长贾优文和分管组织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常启全在钱东平的正式调动问题上一直在互相推诿扯皮。贾秘书长说：“小钱啊，你可是个人才啊，把你调上来当然是没问题的，可我们不能制造人为的两地分居啊，那样是不人道的。你要尽快为你爱人联系个单位，只要她调上来了，你的调动手续马上就可以办。”常副书记说：“小钱啊，你还没调进来呢，怎么就谈起你爱人的调动来了？一嘴吃不了个胖

子啊，办事情总要分个轻重缓急嘛。你是人才啊，人才难得啊！正因为人才难得，所以一定要人才优先，必须先把你调进来再说。至于你爱人嘛，毕竟只是你这个人才工程的配套工程，我们不能把人才工程当成其他工程的配套工程，这不但是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决定的，也是我们南林地委‘人才兴地’战略决定的，违背原则的事我们共产党人是决不能做的。”钱东平调动的事就这样悬在这里了。现在看来，不但这个科长不一定当得上，连能不能正式调进来都还很成问题呢。虽说一般情况下借调都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但这次轮到自己身上却不一定。虽然，平乡市委出于是上级机关借调的原因一直还没把自己免职，但“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自己再回去可是“好说不好听”，知道真相的还理解，但不知道真相的却更多，人家还会认为自己是由于在上边犯了错误或是由于能力不行才被退回来的，难道你还能对全市四千机关干部一个一个地去解释？到那时候，可就“黄泥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自己的仕途到此也就算完了。

不过，虽然哥四个都有一肚子心事，但当杨成永说出这两句笑话后，哥几个都开怀大笑了。可是，几天过去了，王洁龙和华明辉都丢开那两句笑话该干吗干吗去了，钱东平却越想那两句笑话越生气，不断地顾影自怜：“唉，性别劣势，A不如C啊！”

2

几个月前，地委办把钱东平从下面借调上来，看重的可并不是他是什

么文联主席。如今这年头早已不是上世纪80年代了，人们对文艺的尊崇早已成了明日黄花。现在是出书的越来越多读书的越来越少，知道周迅的越来越多知道鲁迅的越来越少，知道杨钰莹的越来越多知道杨振宁的越来越少，养二奶的越来越多养奶奶的越来越少，以至于有的作家甚至这样自嘲：

“我是作家我可耻，我为祖国浪费纸。”说自己是作家艺术家，也许还能唬唬中学小女生，用来唬机关干部可就不够了。对一个既是机关干部又是作家的人，机关里明着是尊重的，暗中却大都认为你是个书呆子。

机关干部心目中的书呆子，钱东平当然一直是不甘心当的。在进机关之前，钱东平算是个标准的读书人，当然也有着读书人都有的功名情结。

钱东平一直认为，文人的功名情结不能怪文人自己，因为那是千百年来历史长河中自然形成的：读书人的老祖宗孔夫子早就在《论语》中定了调子：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后来的儒家经典《大学》又进一步为全天下的读书人明确了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啊，古往今来的文人几乎没有几个甘心于纯粹去搞文学的：司马相如虽文名震天下却终生郁闷，班超毅然投笔从戎，杨炯豪迈地宣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白大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豪言，杜甫大发“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的壮语，柳永则悻悻然地去“奉旨填词”。

钱东平当年读的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可以说这种功名情结早就深深地刻在他的骨髓里了，读研期间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在仕途上一展身手。那时候钱东平还未涉足官场，不知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八个字，他心里想到的只是《三字经》上的十二个字：“显父母，扬名声，光于前，裕于后。”有一次上政治理论公共课时，台上的潘教授对台下的学子们说：

“十年之后，将会有处长、副市长甚至副省长在你们中间产生。”当时听得钱东平心潮澎湃、摩拳擦掌，好像那未来的处长、副市长、副省长已经是自己了似的。李白在初入长安前慷慨陈词：“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苏轼在初入汴京时踌躇满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李白和苏轼当年是什么心情，钱东平当时就是什么心情。可是，李白和苏轼后来毕竟还是在仕途上搞出了点名堂，可到目前为止，钱东平却还乏善可陈。这不，进机关都好几年了，到现在才弄了个正科级，这跟他当年聆听潘教授鼓励时的梦想可差得实在太远太远。

要说钱东平只是为了个人名利才进机关的，倒也实在是冤枉了他。应该说，功名心人人都是有的，想当官本身并没有错。钱东平是有自己的政治良心的，“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这几句古语一直被他引以为座右铭，并且念兹在兹，笃行行之。他之所以进了机关而未留在高校搞学问，除了想践行顾炎武“学以致用”的名训外，还由于他早已厌倦了所谓的搞学问。

古人搞学问是“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讲究的是无信不征、孤证不立、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可今人呢？几乎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学术论文早已成了一个怪胎。在今天的学术界，论文几乎成了能够“芝麻开门”的金钥匙，无论是想得学位还是想晋升职称，没有论文一切免谈。不想得学位和晋职称的人当然是没有的，大家怎能不一窝蜂地去写论文呢？大家都去写论文，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题目可写呢？没有那么多的题目可写，怎能不小题大做甚至无题而做呢？欲小题大做甚

至无题而做，怎能不东拼西凑生吞活剥呢？于是乎，大家动手，伏案捉刀，写写写，写写写。写过来写过去，每年数以万计的论文便横空出世了。其中极少数真的是掷地有声，其中的大多数却绝对是饶舌扯淡：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一二三四 ABCD，倒也有条不紊；穿凿附会郢书燕说东拼西凑生吞活剥，居然煞有介事。发表了这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三纸无驴味同嚼蜡的论文，教授可以评博导，副教授可以评教授，讲师可以评副高，助教可以评讲师，大学生和研究生可以得学位，哈哈，皆大欢喜，万民同乐。钱东平甚至认为，即使以“龙凤妊娠反应异同辨析”为题，有人也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论文。所以，对写论文搞学问这样的游戏，钱东平早就腻歪了，这也正是他进机关的原因。

有道是：“硕士满街走，学士不如狗。”当年夏天钱东平硕士毕业时，想进机关已经不容易了，当时的机关已经有了所谓“逢进必考”的规定。钱东平在校园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还不知道有这么一说，以至于毕业前夕找工作时连连碰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大门他都未能叩开。

阴差阳错，就在这时，在给南林行署张专员当秘书的师兄于得水却给他指了另一条路，把他推荐到了行署下辖的平乡市委办公室当秘书。于师兄开导他说：“省级衙门虽然大，但是个人都比自己大三辈儿，一直给人当孙子有什么意思？跟我来南林吧，我们师兄弟好互相有个照应。你先去平乡市委办，平乡市委的罗副书记是我老兄，现在他的秘书刚提拔下去当了副局长，他正让我帮他物色秘书呢。你跟他先干个两三年，混到正科后我想办法把你调到上面来，然后我们哥俩再一块儿找肉吃。”就这样，当时钱东平很高兴：在机关干最好能经过基层锻炼这一关，将来好“农村包

围城市”，这倒也不失为一条曲线救国的终南捷径。

可一去了平乡市委办，钱东平就知道坏了，看来农村就是农村，真的不一定能够包围城市，自己生来就是农村人，看来真的要死去也只能做农村鬼了。促使钱东平产生这种不祥感觉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平乡市委书记李旭中，一个是平乡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柳全起。罗副书记虽然贵为平乡市第三把手，但因为罗不受老大李书记待见，所以罗根本就罩不住他，以至于刚去平乡的前几个月，他总是嘀咕自己来到平乡市委办是对了还是错了。

马哈提尔说过：“民主在发达国家是必需品，在不发达国家是调味品，在贫穷落后国家是奢侈品。”一般情况下，跟领导打成一片的才能当领导，跟群众打成一片的只能做群众，可是，现在群众的重要性倒是越来越体现出来了，跟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有时候也能当上领导，而跟群众打不成一片的领导有时候却会成为群众。按说呢，如今在机关工作第一位的就是要靠人际关系，因为无论是年终评优还是晋级提拔都是要靠集体投票的，所以没有谁会去刻意地得罪人，尽管“过后不思量”，但互相之间都是“相逢开口笑”，尤其是不少中层领导都是主动跟部下打招呼的。可没想到的是，李旭中就是个例外，成天板着个脸，脸色永远严肃得像档案正经得像社论。当然了，李旭中敢于这样特立独行并不是因为他有担当，而是因为他的升降去留并不由他麾下的干部们所决定。平乡市机关干部怕他怕得就像老鼠见了猫，乡镇企业局有一位姓甘的副局长有一次跟李旭中打招呼，居然由于紧张而把“李书记，您好”说成了“李书记，您老”，一时成了笑谈。这不，钱东平都来了半年了，按说也是伺候书记的，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